

情化類

情媒類

情憾類

情史類略卷十一

三十一

情史類畧卷十一目錄

情化類

化女

石尤風

化火

化鐵

心堅金石

望夫石

婆餅焦

雙雉

連枝梓雙鴛鴦

雙梓雙鴻

雙鶴

連理樹

金蒂蓮

計二條

補遺

化蛇

補雙雉後

化怪草

宮人艸

鴛鴦樹

門化鴛鴦

雙鴛

雙鴛樹

雙鴛對雙鴛

雙鴛對雙鴛

雙鴛對

雙鴛

雙鴛對

雙鴛對

雙鴛對

雙鴛對

雙鴛對

雙鴛對

雙鴛對

雙鴛對

情史類畧卷十一

情化類

○○化女

洛中二行賈最友善忽一年少者腹痛不可忍其友極爲醫治幸不死旬餘而化爲女事聞撫按具奏于朝適二賈皆未婚奉旨配爲夫婦此等奇事亘古不一二見者萬曆丙戌年事見邸報

既相友善卽夫婦矣雖不化女可也

○○石尤風

石尤風者傳聞爲石氏女嫁爲尤郎婦情好甚篤爲商遠行妻阻之不從尤出不歸妻憶之病亡臨亡長歎曰吾恨不能阻其

行。以。至。于。此。今。凡。有。商。旅。遠。行。吾。當。作。大。風。爲。天。下。婦。人。阻。之。
自。後。商。旅。發。船。值。打。頭。逆。風。則。曰。此。石。尤。風。也。遂。止。不。行。婦。人。
以。夫。姓。爲。名。故。曰。石。尤。近。有。一。人。自。言。有。奇。術。恒。曰。人。能。與。我。
而。錢。吾。能。返。此。風。人。有。與。之。風。果。止。後。有。人。云。乃。密。書。我。爲。石。
娘。喚。尤。郎。歸。也。須。放。我。舟。行。十。四。字。沉。水。中。出。江。湖。紀。聞。
死。能。化。風。爲。天。下。婦。女。作。方。便。其。靈。甚。矣。其。力。大。矣。豈。不。能。
自。致。尤。郎。而。須。人。喚。耶。夫。惡。男。子。之。遠。行。而。嘗。爲。風。以。阻。之。
情。蔽。而。愚。矣。其。靈。也。可。化。其。愚。也。亦。可。欺。

晉劉伯玉妻段明光性極妬伯玉嘗于妻前誦洛神賦贊其
其美明光曰君美水神而輕我耶我死何患不爲神乃自沉
而死死後七日見夢曰吾今得爲神矣伯玉遂終身不敢渡

此水因名曰妬婦津。有好婦人渡者，必毀粧而濟。否則風波暴發，若醜婦雖盛粧，神亦不妬也。婦人無外事，其性專二，故立志往往著奇。

○化火

蜀帝生公主，詔乳母陳氏乳養。陳氏携幼子與公主居禁中，各年長。陳子出宮，其後此子以思公主故疾亟。一日，陳氏入宮，有憂色。公主詢其故，陳氏陰以實對。公主許允，遂托幸祆廟。期與子會及期，子先在廟候之，忽睡去。既公主入廟，子沉睡不醒。公主待久將歸，乃解幼時所弄玉環附於子之懷中而去。及子醒寤，見之，怨氣成火，廟宇亦焚。祆廟胡神也。

○化鐵

昔有一商美姿容泊舟於西河下而岸上高樓中一美女相視
月餘兩情已契爲十日十手所隔弗得遂願迨後其商貨盡而
去女思成疾而死父焚之獨心中一物不毀如鉄出而磨之照
見其中有舟樓相對隱隱如有人形其父以爲奇藏之後商復
來訪其女已死痛甚咨諏博詢備得其由乃獻金於父求鐵觀
之不覺淚下成血血滴於心上其心卽灰矣

○○○心堅金石

至元年間松江府庠生李彥直小字玉郎弱冠有文譽其學之
後圃有高樓焉眺望頗遠彥直凡遇三夏則讀書其中圃外則
妓館環之絲竹之音日至于耳彥直亦習聞不怪一日海潮儕
飲于樓上一友聞之笑曰所謂但聞其聲不見其形也彥直亦

笑曰若見其形并不賞其聲矣衆請共賦其事彥直賦先成衆
方傳玩忽報學師在門彥直急取詩懷之迎學師登樓因而共
飲彥直復恐諸友饒舌托以更衣團其詩投于牆外所投處乃
張姥姥之居姥止一女名麗容又名翠眉娘銜其才色不可一
世旦夕坐一小樓與李氏樓相錯麗容拾紙展視知爲玉郎手
筆心竊慕焉遂廢其韻書于白綾帕上他日候彥直在樓亦投
牆外彥直讀詩知其意有屬也踐太湖石望之彼此相見欵語
莫逆麗容因問彥卿何以不婚彥直曰欲得才貌如卿者乃可
麗容曰恐君相棄妾敢自愛乎因私誓而別彥直歸告諸父母
父以其非類叱之復托親知再三終不許將一年而彥直學業
頓廢幾成癡疾麗容亦閉門自守父不得已遣媒具六禮而聘

焉婚有期矣。會本路叅政阿魯台任滿赴京。時伯顏爲右丞相。獨秉大權。凡滿任者必獻白金盈萬。否則立黜罷。阿魯台宦九載。罄橐未及其半。謀于佐吏。吏曰。右丞所少者。非財也。若能于各府選才色官妓三二人。加以粧飾獻之。費不過千金。爾其喜必倍。阿魯台以爲然。遂令佐吏假右相之命。諮于各府。得二人。而麗容爲首。彥直父子奔走上下。謀之萬端。終莫能脫麗容。臨發。寄緘謝彥直以死許之。遂絕飲食。張姬泣曰。爾死必累我麗容。復稍稍食。舟旣行。彥直徒步追隨。哀動行人。凡遇停舟之所。○眞○正○情○痴○終夜號泣。伏寢水次。如是將兩月。而舟抵臨清。彥直跋涉二千餘里。足膚俱裂。無復人形。麗容于板隙窺見。一痛而絕。張姬救之。良久方甦。苦免舟夫往謝。彥直曰。妾所以不卽死者。母未脫。

耳。母去妾。即死。即可歸家。無勞自苦。彥直聞語。仰天大慟。投身于地。氣遂絕。舟夫憐之。共爲坎土。埋于岸側。是夕。麗容縊于舟中。阿魯台大怒曰。我以珍衣玉食。致汝于極貴之地。而乃戀戀寒儒。誠賤骨也。乃命舟夫裸其屍而焚之。屍盡。惟心不灰。舟夫以足踐之。忽出一小物。如人形。大如手指。淨以水。其色如金。其堅如玉。衣冠眉髮。纖悉皆具。宛然一李彥直也。但不能言動耳。舟夫持報阿魯台。台驚曰。異哉。精誠所結。一至此乎。歎翫不已。衆請并驗。彥直若何。亦發。彥直屍焚之。而心中小物與前物相等。其像則張麗容也。阿魯台大喜曰。吾雖不能生。致麗容然。此二物實希世之寶。遂囊以異錦函。以香木。題曰。心堅金石之寶。于是厚給張姬。聽爲治喪。以歸。阿魯台至京。捧函呈于右相。備

述其繇右相喜甚啓視無復前彩惟敗血二聚臭穢不可近右
相大怒下阿魯台于法吏治其罪此法吏亦一類人妻之罪獄成報曰男女之
私情堅志確而始終不諧所以一念不化感形如此既得合于
一處情遂氣伸復還其故理或有之矣右相怒不解阿魯台竟
坐死

昔有婦人性好山水日日臨窓玩視遂成心疾死而焚之惟
心不化其堅如石有波斯湖一見驚賞重價購去問其所用
約明日至肆中驗之及至肆已鋸成片每片皆光潤如玉中
有山水樹木如細畫然波斯云以爲寶帶價當無等夫山水
無情之物精神所注形爲之留沉兩情之相感乎

○望夫石

新野白河上有石如人名望夫石相傳一婦送夫從戎別于江
婦悵望久之遂化爲石天台陳克字子高題望夫石云望夫處江
悠悠化爲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

○饀餅焦

人有遠戍者其婦從山頭望之化爲鳥時烹餅將以爲餉使其
子偵之恐其焦不可食也往已見其母化此物但呼饀餅焦也
今江淮所在有之

○雙雉

雉朝飛操者衛女傅母所作也衛侯女嫁于齊太子中道聞太
子死問傅母曰何如傅母曰且往當喪喪畢不肯歸終之以死
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於塚上鼓之忽有二雉俱出墓中傅

母撫雌雉曰女果爲雉耶言未卒俱飛而起忽然不見傅母悲痛援琴作操故曰雉朝飛出楊雄琴清英

○連枝梓雙鴛鴦

韓憑戰國時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有美色康王乃築臺望之竟奪何而囚憑何氏乃作鳥鵲歌以見志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高飛羅當柰何又曰鳥鵲雙飛不樂鳳凰妾自庶人不樂君王後聞憑自殺乃陰腐其衣與王登臺自投臺下左右引衣衣絕得遺書於帶中曰願以屍還韓氏而合葬王怒命分埋之兩塚相望經宿忽有梓木生于兩塚根交于下枝連于上又有鳥如鴛鴦雙棲于樹朝暮悲鳴人皆異之曰此韓憑夫婦精魂也故詩云君不見昔時同心人化作鴛鴦鳥和鳴一夕不暫

離交頸千年。尙爲少。何氏又有寄憑歌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康王以問蘇賀。賀曰。雨淫淫。愁且思也。河水深。不得往來也。日當心。日過午則死。明有死志也。韓憑家。今在開封府。

○雙梓雙鴻

吳黃龍年中。吳都海鹽有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妻相重。時人號爲比肩。夫婦後妻死。東美不食而死。家人哀之。乃合葬。未一歲。塚上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鴻常宿于上。孫權聞之。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亦相愛慕。吳人呼爲小比肩。出述異記。

○雙鶴

滎陽縣南百餘里有蘭巖山。峭拔千丈。常有雙鶴。素羽皦然。日

夕偶影翔集相傳云昔有夫婦隱此山數百年化爲雙鶴不絕往來忽一旦一鶴爲人所害其一鶴歲常哀鳴至今響動巖谷莫知其年歲也出搜神記

○連理樹

上官守愚者揚州江都人爲奎章閣授經郎時居順天館東與國史簡討賈虛中爲鄰賈柯敬仲友也工詩善畫家藏古琴三張曰瓊瑤音環珮音蓬萊音皆敬仲所鑒定守愚亦雅好吟咏兼嗜綠綺與賈交游特厚每休暇過從詩酒琴棋從容竟日賈無嗣止三女嘗曰吾三女可比三琴遂取琴名名女焉守愚子粹甚清俊聰敏生時人送唐文粹一部故小字粹奴年十歲因遣就賈學賈夫婦愛之如子三女亦兄弟視之呼爲粹舍嘗聞

其幼女蓬萊同讀書學畫深相愛重賈妻戲之曰使蓬萊他日
得婿如粹舍足矣歸以告守愚曰吾意正然遣媒往議各已許
諾粹二人亦私喜不勝不期賈忽罷歸姻事竟弗諧後三年守
愚出爲福州治中始至僦居民舍得樓三楹而對街一樓尤清
雅問之乃賈氏宅也守愚卽日往訪則瓊瑤環珮已適人惟蓬
萊在室亦許婚林氏矣粹聞之悵悵殊甚蓬萊雖爲父母許他
姓然亦非其意也知粹至欲一會而無繇彼此時時凝立樓欄
相視不能發語蓬萊一日以白練帕裹象棋子擲粹粹接視上
畫緋桃題一詩曰朱砂顏色瓣重臺曾是劉晨舊看來只好天
台雲裏種莫教移近俗人栽粹雖美其意然莫如之何亦畫梅
花一枝寫詩以復詩曰玉蕊含春搵素羅歲寒心事諒無他縱

令肯作仙郎伴。其柰孤山處士何。用絲繩繫琴軫三枚墜之。投還蓬萊。蓬萊展看。悶悶而已。未踰時。值上元節。閭俗放燈甚盛。男女縱觀。粹察賈氏宅。眷必往。乃潛伺于其門。更深後。果有女。夫昇轎數乘而前。蓬萊與母三四輩上轎。婢妾追隨相續不絕。粹尾其後。過十餘街。度不得見。乃行吟轎傍。曰。天遣香街靜處。逢銀燈影裏。見驚鴻綵輿。亦似蓬山隔鸞。自西飛鶴。自東蓬萊。知爲粹也。欲呼與語。訴其所懷。而礙於從者。亦于轎中微吟曰。莫向梅花怨薄情。梅花肯負歲寒盟。調羹欲問真消息。已許風流宋廣平。粹聽之。知其答。已。梅花之作。不覺感歎。歸坐樓中。念蓬萊之意。雖堅。而林氏之聘。終不可改。乃賦鳳分飛曲。以寄之。曰。梧桐凝露。鮮飈起。五色琅玕。花新洗。嬌翻翻。蹀擬並棲。九苞